

新文学 过眼录

XINWENXUE

GUOYANLU

◎赵景深 著 陈子善 编

·
·
·
·
·
·
·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新文学 过眼录

XINWENXUE
GUOYANLU

赵景深 著
陈子善 编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文学过眼录/赵景深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
2004. 11

ISBN 7 - 5633 - 5028 - 4

I. 新… II. 赵… III. 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—中国

IV. I206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218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89mm×1194mm 1/24

印张:10.75 字数:175 千字
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 ~ 6 000 册 定价:26.00 元

如果发现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—

中国新文艺与精神分析/1

鲁迅与柴霍甫

——在上海复旦大学讲演/5

鲁迅的《祝福》/12

鲁迅的《弟兄》/14

叶绍钧的《火灾》/17

叶绍钧的《未厌集》/20

叶圣陶论/22

白采的小说/26

苏雪林和她的创作/31

郁达夫的自己描写/36

《郁达夫论》序/38

关于巴金的十封信/40

周乐山《飘荡的衣裙》序/55

黎锦明的《雹》/56
叶鼎洛的《白痴》/58
孙席珍的《到大连去》/61
孙席珍的《凤仙姑娘》/63
徐霞村的《古国的人们》/64
徐蔚南的《奔波》/67
罗皓岚的《招姐》/69
论何家槐的小说/71
贺玉波《她的消息》序/73
《爱的逃避》序/74
《苓英》序/75
《失恋的故事》序/78
《蕴华集》序/81
评《虹纹》第一集上的创作小说/84
《现代中国小说选》序/92

二

论无韵诗/97
现代中国诗歌/102
周作人的诗/106
读冰心的《繁星》/108
刘大白的诗/110
浪花所激动的/116
雏菊的心/119

于赓虞的《晨曦之前》/122
刘半农的《扬鞭集》上卷/131
刘复诗歌三种/134
李金发的《微雨》/139
朱湘的短诗/143
朱湘的《石门集》/146
《永言集》序/150
冯乃超与穆木天
——“轻绶诗人”和“我愿诗人”/152
两种曲——杨骚与王文川/156
钟敬文的《海滨的二月》序/158
钱君匋的《水晶座》序/161
程少怀的《流浪者的歌曲》序/165
《刘宇诗选》序/167

三

周作人的《西山小品》/169
焦菊隐的《夜哭》/172
罗黑芷的《牵牛花》/176
冰心女士的《南归》/179
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/181
《给少年者》序/185
《萍踪偶记》跋/186
《人间杂记》序/187

- 《文人剪影》序/189
《现代小品文选》序/190
《现代日记选》序/196

四

- 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》序/199
天津的文学界(1919—1923)/202
《文学副刊》与《潇湘绿波》/212
《文学周报》影印本前言/214
抗战八年间的上海文坛/217
书呆温梦录/221
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目/225
现代作家生年籍贯秘录
——《文学研究会会员录》/229
走向十字街头/233
评吴祖光的《正气歌》/235
官的丑剧/239
话剧电影里的昆曲/243
《世界名画选集》序/246

中国新文艺与精神分析

日本松村武雄的《文艺与性爱》已由谢六逸译出并刊印单行本,潘光旦又作《小青的分析》以解释“自我恋”(Autoeroticism or Narcissism),这两个最近的好消息使文艺的精神分析研究现出曙光。现在我也想把最近中国新文艺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一下,不过我并非研究心理学的,只是偶尔僭越,倘专研此道者加以纠正,那真是望外之幸了。

弗洛特(Freud)对于性的发展方向及其历程,蔼理斯曾用几句简括的话说明:“他们在儿童时代第一步乃钟情于妇人(普通为母亲或姊妹)。不过那时他们有内心裁判起来抑制他们乱伦的冲动,他们代替这种行动的方法,即是把自己认做妇女,而自己恋爱起自己来(自恋)。末后他们见了男少年,认他们像自己一样,遂移自恋而为同性爱。”(引谢瑟译《同性爱研究》)也就是说,性的发展历程是从母子恋爱[耶的卜司错综(Oedipus Complex)]或父女错综[伊莱克察错综(Electra Complex),此名出自希腊神话,据Hinkle的《精神分析学序言》说:“女儿忌妒母亲称作伊莱克察错综,此名得之于神话,伊莱克察为了她母亲谋杀了父亲,便向母亲报仇,因为她母亲夺去了她的父亲。”]到兄妹恋爱或姊弟恋爱,再由此到自我恋,最后到同性恋爱。此外还有对于自然界的欲望,性欲象征和虐待狂以及梦境——凡这些变态性欲无非是性欲受了压抑以后的现象。现在逐一加以叙述。

纯粹的母子恋爱在中国最近新文艺里很是少见,父女恋爱更几乎是没有。姨太太和大太太的儿子恋爱,在近代小说里倒很多,最显著的例子是庐隐女士的《父

亲》。此外郁达夫的《秋河》也叙的是相类的事。

兄妹恋爱在黎锦明的《晦》里(收入《烈火》)有这样一段描写:

大少爷漫应了一声,旋开寝室门,大约是找着妹子闹玩意去了。

西角寝室门呀的开了半边,蓬头散发的淑小姐一把钻出,后面紧紧的跟着她的哥哥——那大少爷。“看你还我不还我?你这潘金莲!”大少爷露出一脸枯枯的笑意,张开臂跑上去把她向沙发上一拉,两人一齐坐下去。

淑小姐将两个臂膊护着胸膛格格的笑,她的哥哥只管一面念一面在她身边掏。

自我恋在新文艺里很少见,讲到自己色情(手淫)的有潘汉年《水番三郎日记》的“手淫,手淫,今天清早又手淫一次”(八月十五日)。此外想还有,但也不及细检了。

最多的要算是同性恋爱。女子写女子同性恋爱的有庐隐女士的《丽石日记》,男子写女子同性爱的有叶绍钧的《被忘却的》,还有章衣萍《情书一束》中的一篇,还有张资平的《飞絮》中的插叙,云姨与刘秀霞之同性爱,至于写男子同性爱的则有叶鼎洛的《男友》和黄慎之的《他》。在翻译文学中李金发介绍碧利蒂斯的《古希腊恋歌》(《真美善》杂志上亦有译文),像那样热烈的同性恋爱,歌咏着如白鸽的两乳,也是值得称赞的。《漂亮朋友》,这部莫泊桑的大著(雷晋笙译,不久将由文学研究会出版),更是不用说了。

我们常有一个疑问,为什么庐隐女士的小说十九描写恋爱,而冰心女士却绝口不提恋爱呢?如今在精神分析里可以得到解释。莫特儿把渥茨华士之爱自然看作性欲象征,我们也不妨把冰心女士之爱海当作性欲象征。母性般的爱小孩可以归入伊莱克察错综一类,爱她父亲又可归入耶的卜司错综一类。她是无时无刻不记念着她那横刀跨马的军官父亲的。如《繁星》七五说:

父亲呵！

出来坐在月明里，

我要听你说你的海。

又八五说：

父亲呵！

我愿意我的心，

像你的佩刀，

这般的寒生秋水！

都可作为例证。她早年所作的《梦》也是纪念父亲的。不过在此应该向神经过敏的先生们声明，这完全是“不自觉”或是“潜意识”的，并非露骨的性爱，更非见诸实行，这是常人都有的人生历程，并不仅冰心女士一人，所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的女作家并不见怎样的唐突。

关于西洋文学中的虐待狂(Sadism)和受虐狂(Masochism)，在厨川白村的《病的性欲与文学》(樊仲云译，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六卷第五号)已讲得很多。关于中国新文艺，直接讲出自己作意的便有田汉的银幕剧《湖边春梦》。他写孙辟强愿受绮波鞭挞，反引以为乐，这是很明显的受虐狂，本事有云：

绮忽曰：“君诚爱侬耶？侬欲鞭君，能忍受乎？”少年以为戏，漫应之。绮以巨索缚少年，举鞭力扑，少年不能耐，止勿扑。绮娇呻曰：“一扑且不耐，则万死不辞之说非诚矣。”少年大愧曰：“恣扑之，无虑！”鞭骤落，四体俱伤。绮复松其缚，抚其创，而慰藉之良殷。少年大乐，竟忘奇痛。绮更约每日必一度鞭，谓非此不足见真爱，少年颌首曰：“可。”

田汉自序此剧说：“唯剧中写 Masochism 处尚不过瘾，为恨事耳。”但没有人能了解他，恐怕更是恨事呢！郁达夫的《过去》也是写被虐狂的：

万一我有违反她命令的时候，她竟毫不客气地举起她那只肥嫩的手，拍拍的打上我的脸来。而我呢，受了她的痛责之后，心里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，有时候因为想受她这一种施与的原因，故意地违反她的命令，要她来打。或用了她那一只尖长的皮鞋脚来踢打我的腰部。若打得不够，踢得不够，我就故意的说：“不痛！不够！再踢一下！再打一下！”她就毫不客气地再举起手或脚来踢打。

此篇还有些更甚的描写，这里不一一列举了。张资平的《苔莉》后半部也有一节讲到被虐待狂，不过是已婚的女子愿受男子虐待，而不是男子愿受女子虐待罢了。

最后讲到梦境。恕我又引到《湖边春梦》。像杖压背后，梦中即受鞭挞，医生打针，梦中即为强盗所打；这样的例子，不过是生理上的错觉和幻觉。至于冰心女士的《寂寞》先写妹妹讲雪花公主的故事，又讲麻雀的故事给小小听，于是晚间小小便入了梦境，看见雪花公主提着麻雀笼子，这样的联贯起来，也不过是心理上的脑细胞错综结合作用。最要紧的，《湖边春梦》中孙辟强看见多髯的老者与少女为夫妻，心中极为嫉妒，但为社会道德势力所迫，不能抢她过来；因恨老者过深，梦中不知不觉的便把老者变做强盗，老者是他与绮波间的阻碍力，在梦中变了装。还有郭沫若的《残春》，他自己已作过一篇《梦与文艺》，说得很清楚，也无须我再喋喋。鲁迅的《弟兄》我已有专文说及，这里也不再说。

草草的开了一篇账，实是对不起读者；但能自由说话，也是颇有趣的。权当作 Porelogue，以献于同好之前。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

（原载 1930 年 2 月上海亚细亚书局再版《文学讲话》）

鲁迅与柴霍甫

——在上海复旦大学讲演

鲁迅与柴霍甫这是怎样拉在一起的？

也许有人要说：“大约因为两个人都是有名的短篇小说家吧？在俄国，柴霍甫是短篇小说的白眉；在中国，鲁迅是短篇小说的白眉，所以便拉在一起说了。”

但我所要说的，却并不这样滑稽而且简单，虽然自己也不敢说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。丹麦大批评家勃兰特是作家比较论的圣手，在他所著的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潮》里，很精细的分别诺伐利斯的宗教思想与雪莱的无神论，又以雪莱的乐观哲学来与拜伦的悲观哲学作为鲜明的对照，更以缪塞的躁急来衬出乔治·桑的坚忍。日本坪内逍遥博士把近松尊为日本的莎士比亚，列举出十八条例证。这些都是先辈的好例。我也想学着他们，把一个天南的鲁迅与一个地北的柴霍甫放在一处，作一番尝试。

可是说话也要有因头，不能凭空乱拉；说得不对，也许要像德国某大学教授把哈姆生比作他们贵国的汤默斯曼(Thomas Mann)似的，结果是哈姆生声明他并未读过汤默斯曼的著作，而且也不懂德文，除了一本挪威的译文以外，弄得自讨一场没趣。不过我得声明，我不像那位先生那样武断，以为哈姆生是受了汤默斯曼的影响，我只是说，至少在许多地方，鲁迅与柴霍甫是有了巧合，即使不是受影响。

不行！这样圆溜溜的话还是不说好，得要证据。那么，请看《当代》第一编所

译美国巴特勒特(Robert Merrill Bartlett)的《新中国的思想界的领袖》。这一篇文章说起作者访问鲁迅,鲁迅向他说:

“柴霍甫是我顶喜欢的作者。此外如哥郭里、屠格涅甫、杜思退益夫斯基、高尔基、托尔斯泰、安特列夫、显克微支、尼采、释勒等,我也特别高兴。”(P.57)

由这几句话看来,我们可以说,鲁迅把柴霍甫特提来说,可见他喜欢柴霍甫是要胜过一切近代的文豪,这是没有疑感的。

因了鲁迅自己的话的证明,我便开始做我比较的工作。我想分为生活、题材、思想、作风四项来讲。

先就生活来说。

谁都可以立刻想到,鲁迅与柴霍甫都是学医的。后来两个人都“抛弃了医业,以致力于文艺的创造”。就是巴特勒特也观察到了这一点。所不同的是,柴霍甫在医学校读了五年书,得了学位;而鲁迅则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了两年书,即已辍学。再者,入学的动机也不大相同,柴霍甫是为了家穷想借医业糊口;鲁迅则是为了要救像他“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”(《呐喊·序》)。虽然入学动机与年限有所不同,但主要点两个人都学过医却是相同的,他们俩后来都拿锐利的刀来解剖心理,在这时已打好基础了。医学与文学本来是极接近的。我国时人如郭沫若等也曾学过医,西洋如圣佩韦显尼志劳、霍尔姆士(Holmes)等也都是在学医以后半路出家,改习文学的。有一次我在中美图书公司点卯,发现一本 *A Doctor Looks on Literature* (《一个医生的文学观》),以细密的医生头脑,来研究细密的文学作品,大约总还不错吧?可惜我没有钱,不能把这本书买来一读,现在也许早被捷足先得了。

再就题材来说。

耿济之从伊尔库次克来信给我说:“检阅柴氏全集本,计长短作品五百五十八种。”但加耐特女士的英译本却只译了二百零一种。即在这依篇数计算比原文少了一半也不止的英译本里,柴霍甫已展开了各种不同的世界。加耐特曾略依性质分类,如《女巫》(*The Witch*)集中大半是乡村生活的描写,《主教》(*The Bishop*)集

中大半是宗教生活的描写,《妻子》(*The Wife*)多写恋爱,《女厨子嫁人》(*The Cook's Wedding*)又多写儿童。单就这四本结集而言,已显出鲁迅的描写范围较小。关于儿童生活与宗教生活,在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里很难见到。《呐喊》里的《故乡》、《社戏》、《兔和猫》虽也是写的儿童生活,但似偏于诗意的描绘方面,与柴霍甫的《牡蛎孩子们》等篇注重儿童个性的不大相同,倒是《朝花夕拾》可说是与《女厨子嫁人》集走着同一个方向。至于宗教生活,我一时竟想不起来。《长明灯》的背景虽是社庙,《阿Q正传》里虽也写过静修庵,但主人翁却都不是潜心修道的僧尼,而是后先辉映的疯子。柴霍甫因了看惯父亲在教堂里替人唱赞美诗,作出许多经验过的故事,自在我们意料之中,这就是柴霍甫多写宗教生活的缘故。鲁迅没有此种经验,因此也就没有此种小说了。恋爱生活鲁迅也不大多写。《呐喊》出后,Y生就说:“全集中没有一篇与一段,描写男女两性的爱与婚姻问题。”《彷徨》出后,方璧就说:“《彷徨》中的十一篇,《幸福的家庭》和《伤逝》是鲁迅所不常做的现代青年的生活的描写。恋爱是这两篇的主题。然当书中人出场在小说里的时候,他们都已过了恋爱的狂热期,只剩下幻灭的悲哀了。”所以即使说鲁迅完全不曾写过恋爱,亦不算过甚其词。鲁迅自己似乎也这样的说过:写青年心理我不如许钦文,写乡村许钦文不如我。那么再说乡村生活描写的比较吧。鲁迅的《孔乙己》、《明天》、《风波》等篇把鲁镇及其咸亨酒店介绍给了我们,柴霍甫也在《套中人》、《洪礼齐》、《我的生涯》把泰甘庐介绍给了我们,这犹之哈代的 *Wessex*, 拉绮洛孚的 *Marbacka* 一样,可说是地以人显了。但柴霍甫的《女巫》集中如《邮差伊葛花》、《圣诞节愉快》等篇,却尤其美丽曼妙。就上面所说,下个简单的结论,就是柴霍甫所描写的宗教生活与恋爱生活,尤其是前者,鲁迅都不曾出力描写过,这是不同之处;儿童生活,鲁迅的虽较有诗意,柴霍甫的虽较为质朴,总之两个人都曾写过,乡村生活描写更是鲁迅与柴霍甫的特长,这是相同之处。

在题材上还忘了很重要的一方面,那就是医学上的经验。柴霍甫的《黑衣僧》、《六号室热病》等都是病理的解剖,此外如《一个医生的出诊》、《敌人》、《一个绅士朋友》、《蚱蜢》等篇也都是直接或间接与医业有关的。差不多可说柴霍甫

把医药经验用在小说里的,俯拾即是,不胜枚举。鲁迅的《呐喊》集中《药》和《明天》也写的是医病,但前者的药是人血馒头,后者的医生是何小仙,结果两个生病的小主人公都死了,大约鲁迅是愤愤于他父亲(也即是全人类的各个人)为庸医所杀吧?《朝花夕拾》中的《藤野先生》篇态度自然又不同了,我曾为此篇的温煦大大的感动。

在量上说,鲁迅自然不及柴霍甫,但鲁迅将来还可以创作下去,现在我急急的拿柴霍甫与鲁迅作比较研究,这应该怪我不是。现在权就目前的情形来说,在描写乡村,儿童和医学的经验上,鲁迅和柴霍甫却都是非常丰富的。

复就思想来说。

鲁迅和柴霍甫虽然都是悲观主义者,但却并不绝望。他们俩都热烈的希望美丽将来的实现。鲁迅在《呐喊》的序上说:

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,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,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。……自己……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,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我们倘再看《狂人日记》结尾的话:

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?

救救孩子……(《呐喊》P. 20)

和《故乡》结尾的话:

我在朦胧中,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,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。我想:希望是本无所谓有,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

地上的路,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((《呐喊》P.

111)

便知道鲁迅是多么的切盼着,希望着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产生,又是多么的想有人走那没有路的路。前年(一九二七)鲁迅序黎锦明的《尘影》,说《尘影》赍来的是重压:

然而在结束的《尘影》中却给我喝了一口好酒。

他将小宝留下,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,还是得生。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。然这是好的,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。((《而已集》P. 170)

去年(一九二八)鲁迅的《看司徒乔君的画》其中也有同样意义的两句话:

肋下的矛伤尽管流血,而荆冠上却有天使的嘴唇。((《语丝》第四卷第十四期)

重压似乎使人悲观,而留下小宝,却使人乐观了;肋下的矛伤虽也使人悲观,而有了天使之吻,也就使人乐观了——总之,悲观里有着乐观,鲁迅相信未来会变成美丽的世界。有人以《药》与《故乡》的结尾为蛇足,但我却以为这两篇的结尾正是鲁迅的立意所在处,我们不能把小说的技巧看得太重了。

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柴霍甫,柴霍甫的思想也是在悲观中含有乐观或是希望的。我们只要看库普林的《柴霍甫回忆》,便可明白:

柴霍甫在他亚儿金地方的一个小花园里,看着那花草和树木自己幻想着:“再过二三百年的生活是多么样的好呵!我才到这儿来的时候,还

是一片荒芜的景象；还都是些砂石成堆，荆棘满地的景象呵！我到了这儿之后，就把这满目荒芜的地方，变成了这样美丽可爱的花园！”他又带着很坚决的信仰和很庄严的面庞，郑重说道：“你知道，再过二三百年之后，全世界都变成了这样美丽而且可爱的花园了！那时的生活，是何等的幸福，何等的愉快呵！”

柴霍甫又在《三姊妹》里借韦世英的口说：

再过二百年以至于一千年——时间是没有关系的——那新鲜而幸福的生活就来到了。

柴霍甫又在最后的小说《订婚》里借女主人公的口说：

呵，我愿这些光明的新生活快些来到，那时我可以……觉得……我们是愉快而且自由的！这样美丽的生活，早晚是一定要来的呵！

从上面所举的一些例看来，可知鲁迅与柴霍甫都是对于将来有着热烈的希望的。鲁迅的《白光》叙陈士成想掘藏银，柴霍甫的《愉快》（*Happiness*）也叙乡民想掘藏银。这藏银的发掘并非是侍奉玛门（*Mammon*），实在只是一个象征，藏银所象征的亦即是将来无穷尽的希望。

但是，所谓希望，也只是渺茫的，正如鲁迅所说，“希望是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”。自己安慰着自己，欺骗着自己，其质地终于还是悲观的，不能掩去的悲观的。我们只要看《彷徨》里的吴维甫（《在酒楼上》）和魏连殳（《孤独者》）那样的彷徨无路，那样的一世潦倒，使我们不禁想起柴霍甫的《漂泊者》（*Uprooted*）来。俄国人都是这样悒郁的，屠格涅甫所写的罗亭，不是研究过科学，做过开河的工人，又当过大学教授么？柴霍甫所写的漂泊者不是也做过学徒，读过文法，当过兽